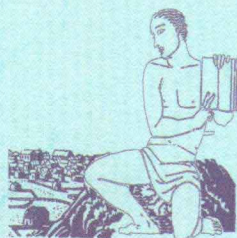


# 冯友兰论人生

冯友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冯友兰论人生

冯友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友兰论人生/冯友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033-4

I. ①冯… II. ①冯… III. ①冯友兰(1895~1990)—人生哲学 IV. ①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7628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校对:刘晓强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3千字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33-4

定 价 3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著有《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南渡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自序》等。

应读者要求,我们编辑刊行此书,分为四辑,第一、二辑文章,均选自《南渡集》,第三辑文章选自《新事论》,第四辑文章选自《新世训》。

本书的编选,得到了作者家属的赞同和支持,谨此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目 录

第一辑

论信念 ..... 003

论悲观 ..... 006

论信仰 ..... 010

论感情 ..... 013

论天真活泼 ..... 017

论风流 ..... 021

论主客 ..... 030

论“唯” ..... 034

论“天下为公” ..... 037

论知行 ..... 041

再论知行 ..... 045

论救国道德 ..... 048

论民族哲学 ..... 051

论“七十二” ..... 062

论青年节 ..... 066

论教师节 ..... 068

论中西医药 ..... 071

|             |     |
|-------------|-----|
| 再论中医药 ..... | 075 |
|-------------|-----|

## 第二辑

|                   |     |
|-------------------|-----|
| 本省人与外省人 .....     | 083 |
| 理想与现实 .....       | 087 |
| 历史与传统 .....       | 090 |
| 乐观与戒惧 .....       | 093 |
| 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 .....   | 097 |
| 大学与学术独立 .....     | 101 |
| 战争与人生 .....       | 105 |
| 教育与政治 .....       | 109 |
| “贫穷的哲学” .....     | 113 |
| 关于真善美 .....       | 117 |
| 中国哲学中所说精神动员 ..... | 121 |

## 第三辑

|           |     |
|-----------|-----|
| 辨城乡 ..... | 127 |
| 说家国 ..... | 138 |
| 原忠孝 ..... | 149 |
| 谈儿女 ..... | 161 |
| 阐教化 ..... | 172 |
| 评艺文 ..... | 183 |
| 判性情 ..... | 196 |
| 释继开 ..... | 208 |

## 第四辑

|           |     |
|-----------|-----|
| 尊理性 ..... | 221 |
|-----------|-----|

行忠恕 ..... 230

为无为 ..... 246

道中庸 ..... 259

守冲谦 ..... 272

调情理 ..... 284

致中和 ..... 297

励勤俭 ..... 305

存诚敬 ..... 313

应帝王 ..... 321

# 第一辑





## ◇ 论 信 念

(二十七年十二月)

在逻辑里，我们讲所谓“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的分别。一个人得了伤寒病，他即发热。得伤寒病即足可以叫他发热，但他如不得伤寒病，他不一定不发热。他虽不得伤寒病而得了疟疾，重伤风等，他照样要发热。得伤寒病是他发热的充足条件。一件事情的充足条件，对于一件事情，用中国古名学的话说，是“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

一个人必需吃东西，他才可以生存。但仅只吃东西他还不能生存。譬如一人能吃东西而不能睡觉，他还是非死不可。吃东西对于一件事情，用中国古名学的话说，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社会上底事情都是很复杂底。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许多必要底条件。这许多条件中的每一件，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成功，都可以只是必要底而不是充足底。有了这一件条件，这一件事情，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没有这一件条件，这一件事情一定不能成功。

不清楚，或分不清楚以上所说底分别，往往有许多不必要底争执。有许多人以为一件事情成功的必要条件，亦必须是他的充足条件，如其不然，他们即以为这条件亦不是必要底。我们常听说“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以及许多类乎此底口号。就这些口号的本身说，是

没有什么不对。不过我们要注意底，即是教育，科学等等对于救国，都是必要底条件而不是充足底条件。没有这些东西，国必不救，但专靠这些东西中底任何一个，国不必救。喊这些口号底人，对于这一点，不见得都清楚，而听这些口号底人，对于这一点，更见得糊涂。一个办教育底人，或提倡科学底人，谈起教育或科学的重要来，好像是专靠他那一行，即可救国。而社会上常有些人说，中国办新教育数十年，而现在国家还是这个样子，教育必有毛病。我们不敢说中国现在底教育没有毛病。不过这些人的说法，不能证明中国现在底教育必有毛病。因一个国家没有好底教育，固然是不得救，但只有好教育，一个国家不一定得救。我们可因一个国家没有好教育而断其必不得救，但不能因一个国家不得救而断其必没有好教育。

信念对于人的有些行为的成功，亦是必要底条件，虽不是充足底条件。譬如有两个人，一个人相信明天下雨，一个人相信明天不下雨，明天究竟下雨或不下雨，他们的信念，不能有什么影响，因为下雨不下雨是自然界的事情，并不是人的行为。若这两个人之中，一个人相信他自己能跳过一个三尺宽底沟，一个人不相信他自己能，或相信他自己不能，在实际跳的时候，第一个人可以跳过去的成分，要比第二个人大得多。

我们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是中国四千年来一件最大底事，亦是一件最复杂底事，其成功所需要底条件，真是千头万绪。这些千头万绪底条件，可以都是必要底，而没有一条件是充足底。在这些许多必要而不充足底条件中，有一个条件即是：我们必须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这个信念对于抗战建国是必要底条件，而不是充足底条件。何以是必要底？因为打仗是需要顶大底牺牲底，一个光明底将来可以使大多数底人于困苦中得安慰，于牺牲中得勇气。这些安慰勇气，都是继续抗战所必需底。但将来底事情的如何，是不可以用理论证明底。我们

固然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们亦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明天不是地球末日。在这些地方,我们所靠底是信念。有些人觉得必须用理论证明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像算学一样底精确,他才可以不悲观。他不知将来底事都是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底。关于社会方面将来底事,更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而社会方面将来底最大最复杂底事,尤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

我们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须有信念,而这种信念,即是抗战胜利及建国成功的一个必要底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念,我们即可坐而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要知道这件顶大顶复杂底事的成功,需要许多条件,这个信念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没有他固必不行,但有了他亦不必行。我们还须努力使别底条件也都实现,许多条件合起来,才能充足地使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从另一方面看,所谓败北主义虽不是失败的必要条件而却是失败的充足条件。若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的前途,不信其能成功,而信其必失败,则我们即是败北主义者。这亦是信念,因为此所说失败亦是将来底事,亦是不能用确切的理论证明底。抗战建国本是我们的事,其成功本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多努力一分,他的成功的成分,即大一分。若我们预先相信我们不能成功,则我们的努力自然差了,我们更可以想,努力亦是白费,因此即不努力了。如此,当然必定失败。固然不持败北主义者,亦不一定不失败,所以败北主义,不是失败的必要条件。但如上面所说,专是败北主义即可致失败,所以败北主义是失败的充足条件。

我们可以说,我们若相信,我们必胜,我们固不必胜,但我们若相信,我们必败,则我们当然一定败。我们若相信我们必胜,我们虽不必胜,但已距胜近了一点,因为我们已竟实现了胜的一个必要条件。《益世报》的创办人,雷鸣远神父说,有些外国人问他,你相信中国能胜吗?雷神父回答:“我敢打赌,中国若不胜,把我的头砍了。”若个个中国人都有雷神父的这个信念,中国的胜利,已有几分把握。

## ◇ 论 悲 观

(三十年)

近来常听见有些青年说：他们对于人生抱悲观，他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有位青年说：“人落入悲观中后，似乎不能再从其中跳出来。”“他几次想努力用功，振作上进，但是他又几次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读书也没有意思。结果他懊悔自己不该思索人生意义问题。他反去羡慕那些多动少思底同学。”很有些人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很有些人“思索人生意义问题”。在思索不得其意义的时候，很有些人即对于人生抱悲观。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直接答复底。在未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先，我们须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成为问题？

我们问某一个字或某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此所谓意义，即是指对于某一个字或某一句话底解释。例如我们不知某一个字的意义，我们查字典，在字典中可以得到某一个字的解释。我们不知某书中某一句的意义，我们看注疏，在注疏中我们可以得到某一句话的解释。这是所谓意义的一个意义。

我们还常问某一件事的意义是什么。此所谓意义是指此事所可能

达到底目的。例如我们问：这次中日战争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次中日战争的意义，就中国说，是中国民族求解放，求自由平等，就日本说，是日本民族求独占东亚。这都是就这次中日战争所可能达到底目的说。我们可以说，一件事必须对于他所可达到底目的，方可说是有意义或无意义。若只就一件事的本身说，我们不能说他是有意义或无意义。一件事所可达到底目的，即是这一件事的“所为”。有些事有“所为”，有些事没有“所为”。我们可以问：修滇缅铁路，所为何来？可以问：修滇缅铁路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们不能问：有西山所为何来，不能问：有西山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问中日打仗所为何来？我们还可以问：求自由平等所为何来？但如有人答：求自由平等，为底是求幸福，我们即不能问，求幸福所为何来？没有人为打仗而打仗，所以打仗的所为或意义是可以问底。但人都是为幸福而求幸福，所以求幸福的所为或意义是不可问底。这是就所谓意义的另一意义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必要有意义。如没有意义，那一个字即不成其为字，那一句即不成其为话。但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有意义。没有意义底事亦不一定即是不值得做底事。如求幸福即可以说是没有意义底事。但求幸福并不是不值得做底事。

于此我们必须分别“没有意义”的两个意义。一个人做一件事，他本想以此达到一目的，但实不能以此达到之。我们说这件事没有意义。例如日本取“谣言攻势”，想以谣言达到某种目的，而实则没用。我们说这种攻势没有意义，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意义。就这个意义说，没有意义底事是不值得做底事。但有些事，并不是有所为而为者，对于这些事，我们不能问其“所为何来？”不能问其有意义或无意义。这些事亦可说是没有意义，这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意义。就这一意义说，没有意义底，不一定是值得做底事。

照以上所说，我们可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恐怕是个不成问题底问题。人生是一件事，这一件事并不是有目的底，说他不是有目的

底,并不是说他是盲目底,无目的底,而是说他是无所谓有目的底或无目的底。人生中的事是有所谓有目的底或无目的底。我们可以问: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但人生的整个,并不是人生中底事,而是自然界中底事,自然界中底事,是无所谓有目的底或无目的底,我们不能问:有人生“所为何来”,犹之我们不能问:有西山“所为何来”,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不成问题底问题,犹之“西山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不成问题底问题。

不成问题底问题,是不能有答案底。有些人问这个问题而见其不能有答案,遂以为人生是没有意义底。又不知“没有意义”有不同底意义。有些人以为凡没有意义底事都是不值得做底,遂以为人生亦是不值得生底。照我们的说法,人生诚可谓没有意义,但其没有意义是上所说“没有意义”之另一意义,照此说法,人生所以是没有意义者,因为他本身即是目的,并不是手段,人生的本身,不一定是值得生底。

不过这一片理论,对于有一部分抱悲观底人,恐怕不能有什么影响。因为有一部分抱悲观底人,并不是因为求人生的意义而不得,才抱悲观,而是因为对于人生抱悲观,才追问人生的意义。庄子说:“忘足,履之适也。”一个人的脚上若穿了很适合的鞋,他即不想到他的脚,他若常想到他的脚,大概他的脚总有点什么毛病。在普通情形下,一个人既没有死,直是生下去而已,他若常想到他的生,常想到所谓人生的意义,大概他的“生”中总有点什么毛病。

我们叫图书馆的人到书库里找书,如找不到我们所要找底书,他出来说“没有”。所谓没有者,是没有我们所要找底书,并不是一切书皆没有。但我们常因我们所注意底事情没有,而觉得,或以为,一切皆没有。例如说到一个地方的贫乏时,我们说“十室九空”。其实一个房子中,即使只剩四壁,也不能说是空底,至少空气总要充满其中。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总有些事使他失望,所谓失望者,即他本欲以此事达到某目的,而其实不能达到。本欲以此事达到某目的,而其实不能达到,

此事即成为无意义。若果这个失望是很深刻底,即可觉得,或以为,人生中一切事都是无意义底,因此他即对于人生抱悲观了。

对于这一部分人,专从理论上去破除他的悲观,是不行底。抱悲观底人,须对于他以往底经历,加以反省,看是不是其中曾经有使他深刻失望底事。在他过去经历中,使他最深刻失望底事大概即是使他对于人生抱悲观的原因。知道了他所以对于人生抱悲观的原因,他的悲观即可以减轻。人若戴了一副灰色底眼镜,他看见什么都是灰色底。但他若知道他是戴了灰色底眼镜的时候,他至少可以知道,他所看见底什么,本来不一定都是灰色底。

一个对于人生抱悲观底人,能用这一点工夫,再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不成问题底问题,大概他的悲观,总可以破除一大部分。

## ◇ 论 信 仰

(三十一年十一月)

最近接到一位朋友的信,上面说:“现在有一个从你的著作中还没有找到解答底问题,请你解答。在你的著作中,都是由理智的立场立论底。你没有谈过信仰(或是信心),譬如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信心表现着力量,是不是也合理呢?蔡元培先生《理智与迷信》一文,主张合理底方信,很嫌笼统。最近从几篇文章中,知道科学是有限制底。万象森然底理,是没有人可以全知底,未来事件的偶然,是没有人可以完全把握底,理智在这里只凭科学,得不到一切事底结论。所以抗战必胜,根据科学,不可以证明。但是人可以凭信心把握未来底偶然,用信心补足成功条件。信心之为力量,也是常识上可知道底事,所以依据理智超越理智底信心,是有他的价值底。所以死守科学的结果是不信。违反理智底信心是迷信,只有不反理智而超越理智底信心,才算是理信。”

以上是这位朋友所提出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也稍为讨论过一点,在《新理学》第九章第五节里,我说:“过去底事物是尝然,尝然不可变;将来底事物是或然,或然不可测。所谓不可测者,即不能预知或预定其是如何也。具体底个体底事物之成为若彼或若此,其中皆有偶然之成分。所以关于具体个体底事物之命题,皆不能是必然命题。事物